

Milan Kundera 米兰·昆德拉

尉迟秀 | 译

L'art du roman
小说的艺术

ŒUVRES
DE
MILAN
KUNDERA



上海译文出版社

Milan Kundera

米兰·昆德拉

尉迟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L'art du roman

小说的艺术

ŒUVRES
DE
MILAN
KUNDER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的艺术 / (法) 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著;
尉迟秀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5
(米兰·昆德拉作品全新系列)
ISBN 978-7-5327-8096-9

I. ①小… II. ①米… ②尉… III. ①小说研究—世界—现代 IV. 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2214号

Milan Kundera
L'art du roman

Copyright © 1986, Milan Kundera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of the Work for film, theatre, television and radio are strictly prohibited.

图字: 09-2003-373号

小说的艺术
L'art du roman

MILAN KUNDERA
米兰·昆德拉 著
尉迟秀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月敏
装帧设计 董茹嘉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杭州宏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 插页 5 字数 82,000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8096-9 / I · 4977

定价: 45.00元

本书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8855633

理论的世界非我所属。这里的文字是一个实践者的反思。每个小说家的作品都隐含着他对小说历史的某种看法，隐含着小说家对于小说是什么的某种想法。我所做的，就是让这个小说的理念说话，这也是我的小说固有的理念。

本书的七篇文章是在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五年之间写作、出版或宣读的。尽管这些文字的诞生各自独立，但我在构思的时候已想着将来要将它们收在同一个集子里。这个想法于一九八六年实现。此后，这本书在法国经常再版，这让我有机会数度回顾这个集子，把它改得更好一些。更动之处已并入这个版本。

M. K.

二〇〇〇年一月

目 录

第一部 / 被贬低的塞万提斯传承

1

第二部 / 关于小说艺术的对话

29

第三部 / 《梦游者》启发的笔记

63

第四部 / 关于结构艺术的对话

95

第五部 / 在那后面的某个地方

131

第六部 / 六十三个词

161

第七部 / 耶路撒冷演讲：小说与欧洲

207

第一部

被贬低的 塞万提斯传承

1

一九三五年，埃德蒙·胡塞尔^①去世前三年，他在维也纳和布拉格做了几场著名的演讲，主题是关于欧洲的人文危机。对于胡塞尔来说，“欧洲的”这个形容词意味着延伸至地缘欧洲之外（例如美洲）的精神认同，它与古希腊哲学一同诞生。依照胡塞尔的看法，古希腊哲学将世界（整体的世界）当作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来理解，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古希腊哲学向世界提出疑问，并不是为了什么实用上的需求，而是因为“认识的激情占据了人的心灵”。

胡塞尔提到的危机，在他看来是如此的深远，他自问欧洲是否依然能够渡过这个危机，继续存在。他认为，危机的根源在现代（les Temps Modernes）初期就已经出现，在伽利略和笛卡儿的著述里，在欧洲科学单边性的性格里。欧洲科学将世界缩减为技术与数学探索的单纯客体，将具体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

die Lebenswelt^②) 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科学的跃进将人推进了各个专门学科的隧道里。人在知识上越是向前行，就越是看不见世界的整体和自己，于是陷入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遗忘”^③之中，这是一个美得近乎魔法的用语。

笛卡儿从前把人提升为“大自然的主宰和占有者”，对于种种超越人、胜过人、占有人的力量（那些技术的、政治的、历史的力量）来说，人成了一个单纯的物体。对于那些力量来说，人的具体存在，人的“生活世界”，不再具有任何价值，也没有任何值得注意之处：人的具体存在被预先遮蔽，被预先遗忘了。

2

然而，如果仅仅把这投注于现代的严厉目光视为一种谴责，

我认为是天真的。我顶多会说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揭开了这个时代的模糊暧昧，而这模糊暧昧是降格，但同时也是进步，如同一切与人有关的事物一样，在诞生之中就已蕴含着终结的胚芽。在我眼中，这种模糊暧昧并未让近四世纪的欧洲因而逊色，更因为我不是哲学家而是小说家，我对这四个世纪就愈加依恋了。事实上，对我来说，现代的奠基者不只笛卡儿一人，塞万提斯也是。

或许两位现象学家在他们对于现代的评论之中，忽略的正是塞万提斯。对此，我想说：如果哲学与科学确实遗忘了人的存在，这似乎就更清楚了，一门伟大的欧洲艺术因为塞万提斯而成形，而这艺术，正是对这被遗忘的存在进行的探索。

① Edmund Husserl (1859—1938)，德国哲学家，二十世纪现象学派的创始人。

② 德文，生活世界。胡塞尔主张人们所处的是一个经由不同主体共同建构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意义网络。

③ 海德格尔在其著作《存在与时间》中指出，整体的西方哲学史都将“存在”的问题作为“存在者”的问题处理，从而导致“存在的遗忘”。

事实上，所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分析的重大的存在主题（他认为整个过去的欧洲哲学都将这些主题弃置不顾），都在欧洲小说的四个世纪里被揭示、展现、阐明了。小说以它特有的方式，通过它特有的逻辑，一一发现了存在的种种不同方面：小说和塞万提斯同时代的作家一起，它提出的问题是“何谓冒险”；和塞缪尔·理查森^①一起，小说开始检视“内在发生的事”，揭示情感的秘密生活；和巴尔扎克一起，小说发现了人在历史里头扎根；和福楼拜一起，小说探索了当时仍无人知晓的日常生活土壤^②；和托尔斯泰一起，小说俯身探视非理性如何介入人的决定和行为。小说探测着时光：小说和马塞尔·普鲁斯特一起，探测那无法捕捉的过去的时刻；小说和詹姆斯·乔伊斯一起，探测那无法捕捉的现在的时刻。小说和托马斯·曼一起，质疑神话扮演的角色：来自时光深处的神话，为何遥遥支使着我们的脚步。诸如此类。

小说自现代伊始，便恒常而忠实地陪伴着人。“认识的激情”（胡塞尔视之为欧洲精神的本质）于是占据了小说，让小说去细细

探索并且保护人的具体生活，对抗“存在的遗忘”；让小说可以永恒观照“生活世界”。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下，我理解并且赞同赫尔曼·布洛赫^③执拗的重复：发现那些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事，这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如果没有发现一件至今不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唯一的道德。

我还要帮他补充以下这一点：小说是欧洲的产物；小说的种种发现，尽管在不同的语言之中进行，还是属于整个欧洲。延续不断的发现（而不是书写数量的增加）造就了欧洲小说的历史。只有在这个超越国家的脉络下，一部作品的价值（也就是说，一部作品的发现所产生的影响）才能全然被看见，全然被理解。

① 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英国小说家。一七四〇至一七四一年出版了书信体小说《帕梅拉》(Pamela)(共三卷)，文学史上称之为英国的第一部小说。

② “无人知晓”和“土壤”，原文为拉丁文 *incognita* 和 *terra*。

③ Hermann Broch (1886—1951)，奥地利小说家，著有三部曲小说《梦游者》等书。

3

当上帝缓缓离开他曾经号令宇宙并为其规定价值秩序、分隔善恶并赋予万物意义的那个位置，唐吉珂德也走出了他的家园，他再也认不得这个世界。至高无上的审判者缺席了，世界猝然出现在一片骇人的模糊暧昧之中；独一无二的神圣真理离析为人们赞同的几百个相对真理。现代世界于是诞生，而小说（现代世界的图像与模型）也一同诞生。

与笛卡儿一同将思考的自我（*ego pensant*）理解为一切的基础，单独地面对宇宙，这种态度，黑格尔理所当然认为是英勇的。

与塞万提斯一同将世界理解为一团模糊暧昧，要起身迎击的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而是一堆相互矛盾的相对真理（一堆真理掺到一些被称为小说人物的想象的自我〔*ego imaginaire*〕里），因此唯一能确定的便是关于不确定事物的智慧（*sagesse de l'incertitude*），如此所需的力量并不亚于前者。

塞万提斯这部伟大的小说想说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有大量的文献在探讨这个主题。有人声称在这部小说里看到唐吉珂德对于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进行理性主义的批判。也有人说在里头看到对于这个理想主义的歌颂。这两种诠释都是谬误的，因为它们想在小说的基础上寻找的不是一个提问，而是一个预设的道德成见。

人总是期望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因为在人的身上有某种天生且无法驯服的欲望，让人在理解之前先行判断。种种宗教和意识形态即建立在此欲望之上。宗教和意识形态无法与小说和平共存，除非它们能将小说相对和模糊暧昧的语言转化为它们必然的教条论述。宗教和意识形态要求人家说出个道理；要么安娜·卡列宁娜的死是因为有个家伙顽固专断，要么卡列宁是因为有个女人不道德而成为受害者；要么K是无辜的，他被不正义的法庭毁灭，要么隐身法庭背后的是神圣的正义，而K是有罪的。

这般“或许这样 / 或许那样”之中，蕴含的是对于人类事物本质相对性的无能承受，也无能逼视至高无上的审判者缺席的事

实。正因为这种无能，要让人能接受、理解小说的智慧（关于不确定事物的智慧）就成了一件难事。

4

唐吉诃德离开家园，走向一个在他面前敞开的世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这个世界，而只要他愿意，他也可以随时回到家里。欧洲最早期的小说写的都是横越世界的旅程，而世界看似无界无限。小说《宿命论者雅克》^①的开头，两位主人翁突然出现在半路上；我们既不知道他们打哪儿来，也不知道他们要往哪儿去。他们处在一个既非开始也非结束的时间里，处在一个无人能知边界何在的空间里，这地方在欧洲的中央，而对欧洲来说，未来永远没有终点。

狄德罗之后半个世纪，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遥远的地平线